

小说

黑肚

武开龙

那年,我八岁。
天刚蒙蒙亮,父亲将我唤醒,差我去祖母家请吃早饭。父亲指着一个驼背汉子说:“叫阿公,你跟着黑肚阿公走就是。”
“哦,知道了。”我答道,又回过头来瞥了一眼旁边的黑肚,叫了一声:“阿公!”
要不是父亲的语气太强硬,我才不会叫他阿公。黑肚叼着一支烟,眯着小眼睛望向天空,瓮声瓮气地蹦出两个字:“嗯,走!”
远山在细雨中缥缥缈缈,矗立在田野上的电线杆如同抽着闷烟的单身汉。横亘在江边的村子像灯枯油尽的老人,只有房顶上几缕炊烟懒懒地扭动着。还好,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和公鸡扯着脖子的啼叫告诉我,即将穿过的村庄还弥漫着丝丝气息。

鸭子挤挤挨挨地缩在江岸边光秃秃的柳树下,“嘎嘎”地叫唤,它们谁也不愿意第一个下水。地上一片泥泞,冰冷的水汽夹杂着浑浊的雾气拂在脸上,湿湿的、黏黏的。我艰难地在没过脚踝的泥路上喘着粗气。雨靴是父亲的,太大了,足够做婴儿的摇篮。我像一个小丑,勾紧脚趾,绷着双腿,一步一步地挪着。尽管我很想控制住自己的步伐,脚下的靴子却一点都听从不使唤:想往前,却偏偏滑向了左右;想踩在草地上,却偏偏溜进了水洼里;脚提起来了,靴子却总是钉在原地……没多久,我的身上就被泥水滋了个遍,连头顶都是。

实在是太难了,我咬着牙关,强忍着泪水,跟随在黑肚后面。黑肚的背影在我面前像一座山,我几次想央求黑肚背着我去,可终究还是没开口。黑肚只顾着跑在他前面的那头公猪,公猪扛着屁股,边走边拱着烂泥巴,“哼哼唧唧”嘲弄着我。呛人的烟圈在黑肚的头上缓缓罩开,他头都懒得回,好像根本不记得对父亲的承诺,丝毫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黑肚姓贺,是个鳏夫,和父亲是家门,长父亲一辈。据说,他生下来肚子上有一块墨黑的印记,就安上了“黑肚”这个名号,当然,我是没有见过胎记的。他有无大名我是不知道的,祖父也不知道,他的工分本上都写着“贺黑肚”。黑肚好像打小就生了一种什么病,干不了重体力活,生产队只好安排他赶公猪。因为不用上山下地,也不用双枪秋收,黑肚皮肤白暂细嫩,嘴上别着胡须,连一根汗毛都没长,光活得有些让人害怕,和其他人站在一起格外显眼,活脱脱一个刚走出官墙的大盗。

赶公猪这活让人是瞧不起来的,虽然轻松自由,但正常的男人是不干这事的。黑肚的身上总是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尿骚味,衣着也是邋里邋遢,小孩子很不喜欢他,大姑娘小媳妇更是将他当瘟神看,唯恐避之不及。记得隔壁婶子在骂她那调皮的三娃时总喜欢说:“不读书、不听话,以后就让你赶公猪,做黑肚……”

黑肚依旧黑,他每天领着那头公猪走村串户,毫不在意人家的目光,如果忽略他的驼背,那姿势可算是昂首挺胸。遇到人家的嘲弄,黑肚便叉着双腿,歪着脑袋,挥舞着赶公猪的竹条,驱着背像炸毛的公鸡,对着人家嚷:“你娘有得你爹哪有你啦?猪婆

有得猪公哪有崽崽……(此处省略五百字,全是脏话)”

黑肚这么一嚷,不仅彻底堵住了人家的嘴,还换得了些许尊重。他赶公猪上门,一般都要有酒肉伺候,有好酒的人家只要捎个信,黑肚便会早早地赶到,他必须先喝上几杯。完事了,又要喝上几杯,常常喝得面红耳赤、酩酊大醉。黑肚喝醉了酒,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大树下、田埂上、坟沟里,他往那一躺,便呼噜震天,谁也不要打扰他,谁也打扰不了他。好在公猪有灵性,识得回家的路,能自己进得了猪圈。听父亲讲,公猪和黑肚关系很好,除了不在一起吃住,其他时间都是形影不离。有几次公猪回家了又返回,将黑肚拱醒。黑肚没睡够,刚要发作,看到是公猪,就只好作罢,拍拍公猪的脊背,又四仰八叉继续睡。公猪就守在他的旁边,不是拱地就是拱庄稼。等黑肚睡醒了,往往不是“日上三竿”,就是“日落西山”,这才一猪一人,一前一后晃悠着回去。

这一次,黑肚没有喝酒,心里似乎憋着一股很大的火气。看我半天走不了几步,他猛地转过身,朝我冲来——我吓了一跳,一眼便瞧见他此刻的表情:白晃晃的猪腰子脸,滴溜着芝麻般大小的眼睛,嘟着个嘴,那嘴嘟得太长了,像极了和他朝夕相处的那头公猪。我的脑海里立马将他的脸和公猪的脸重叠在一起,冲向我的一会是那头公猪,一会又是黑肚。

我还没来得及证实到底是猪还是人,黑肚便一把掐住我脖子,那手指粗得像树根,指甲深深插进我的肉里,疼得我差点叫出声来。那只大手硬砍破抹布一样,把我甩了出去。我一个趔趄,像断了线的风筝,向前飞去。

“砰!”我重重地跌在水洼里,脸差点就贴上了公猪的屁股。一股浓烈的猪圈味混合着泥土的腥气直冲我的鼻腔,让我差点吐出来。我惊恐地抬起头,只见公猪很是淡定,依旧不紧不慢地扭着屁股。

“快滚!”我的身后传来黑肚的暴喝。他又叉着腰,满脸通红,额头上的青筋暴起,像爬过菜地的蚯蚓。他一边骂,一边用脚狠狠地踢着地上的稀泥。

我晕头转向地爬起来,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冒。赶紧稳住身体,低头一看,只见自己浑身都是泥巴,活像个刚从泥潭里爬出来的泥猴。摸了摸膝盖盖,还好,裤子没破,只是有点疼。可当我低头找自己的雨靴时,却发现它们早已在几丈开外,孤零零地躺在泥水里,像两艘搁浅的小船。

我不敢吱声,更不敢回骂。黑肚那凶神恶煞的模样,让我心里直发毛。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抱头,在心里“呜呜”地哭着。

黑肚可能是骂够了,也许是我可怜,他捡起那双雨靴,三两步跨到我的面前。我担心他要再次“扔”我,弹簧般站起来就跑。可还是快不过黑肚的手,他扣住我的衣领,稍一用力,我的身子就往下一仰,他顺势搂住了我的腰,将我夹在了他的腋下。我赤着脚,像一捆刚从水田里捞起的稻草,晃荡在黑肚的腋下……

从此,娇气、任性被黑肚从我身上连根拔起、彻底铲除。

那年,我才八岁!

现代诗

大别山(外一首)

郭兰馨



制图/左骏

时光如一簇软软的棉花
它不拒绝我的拥抱
我把它一片片
放在风中
任它自由地飞翔
风吹过湘江的波涛
惊起洞庭的水鸟
赣江上的汽笛
可曾到过江淮分水岭

躺在天堂寨的青石之上
我们像极了一只只
冬日阳光里的小鸟
不愿归巢
那一片片随风而至的红叶
飘落脸上
像你的吻一样充满温情
我想亲吻你的微笑
而你却如金寨顶上
转瞬即逝的流云
大别山,大别山
千年的相遇
又何必说分别

忘情谷

你静静地躺在河床之上
默默地读着流水
与风低语
回头望见你的存在
让我血脉偾张
谁曾把泪眼婆娑
写在这青石之上
谁曾豪情万丈
吼声撕裂河谷
百年的回眸
你把我忘却
当我铭记了你一生
你是否还在这守望
忘情谷



制图/左骏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散文

瓦窑和土屋

汪东福

村庄的影子长长的,从祖辈、到父辈,再到我这一代,那影子一直延伸着,如屋后的山峦绵延不绝。村庄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即使这个印记历经几代,已经踱了一圈又一圈,但故乡一直没有离开。

几时的故乡,田野、炊烟和村路仿佛触手可及,宛如昨天的风景。还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芝麻地,到处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记忆中,故乡是素面朝天的,朴实无华的小村子,一幢幢普通的农家土屋隐没在葱翠的绿树之中。那时候,乡亲们居住的大多是瓦房,金黄色的泥土墙,盖的是村西窑里烧出来的瓦。

瓦窑的样子就像现在农村里的土灶,建在山边的坎下,顺着坎挖一个偌大的山洞。窑内的形状像大腰鼓,简陋而空旷,人在里面大声说话,会响起阵阵回音。

做瓦的作坊是一大间茅棚,四周用木头撑起。每到夏季,瓦匠老五就开始准备瓦坯原料,用手拉车把各种黄土运到作坊前的场子里,一边和泥一边加水。

老五牵着一头大水牛在泥地里反复践踏,发出“扑扑扑”的响声。半天工夫,泥和匀了,老五将泥一块块捧起,堆成长方形的泥山。

接下来,是制作瓦筒子。老五拿起钢丝锯一般的工具,娴熟地割了一块瓦片,紧贴在滚圆的木筒四周,左手转动木筒,右手沾水把泥片抚平,做光滑。将木筒拿到太阳底下取出,地上便留下圆形的瓦筒子,煞是好看。

瓦筒子干了,老五用手一拍,瓦筒子便神奇地裂成了四块瓦,整整齐齐。伙计们将瓦坯搬到作坊里码成垛,几天后开始装窑。

一次,我忍不住问老五:“叔,你是如何学到这一绝招的呀?”

老五只是笑笑,没有作答。烧窑是最关键的环节,火与烟的颜色,火候的掌握,都有着窍门。闭窑时,老五在用泥土将窑口封闭,表面呈锅底状,并加水降温,同时在窑内壁的烟道处安一个土阀门,每天定时向里面注水。

“窑内温度太高,直接浇水会炸窑,那就糟糕了。”老五说。

十来天后开窑,打开瓦窑的一刹那,一阵热浪扑面而来,几乎让人窒息。看到满窑紫红色的瓦片时,老五心头的石块才落了地。

老五吃住都在瓦房里,做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那种烟熏火攻的煨烧,就是他的人生。

我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哭,是在老土屋里发出的,在那间靠东南方向的房间里,

我第一次睁开眼,看见的就是没有粉白的土坯墙,闻到的就是泥土的味道。土屋对于我是温暖的家,更是摇篮,土屋的痕迹已经深深地嵌进我的生命里。

那时,上了一定年纪的人都要去生产队挣工分,不然后年底分没有收入不说,还要成为超支户。为了养家糊口,父母和村上的正劳力天天出工,但这是刚刚维持温饱。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还没上小学,父母商量着要造房子,两三家十几口人挤在六七十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不是个办法。

新房子是在离老房子一里多路的小山坡上。夯土墙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

傍晚时分,生产队歇工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纷纷赶来帮忙挖泥、挑泥,浩大的场面令人震撼。高高的墙板上,两位师傅一边接着满勺粪的黄泥,一边高高地举起木槌用力夯打。站在七八米高的土墙上,整个人感觉摇摇晃晃,但他们毫不惧怕。那时候,一幢房子几十元钱就可以建成,主要靠亲戚帮、邻帮邻,讲的是互助。

房子盖顶时,乡亲们又从村西的窑里用舂箕挑,用双轮车拉,运来瓦片,接力赛似的将瓦传到屋顶,一天下来,瓦片像鱼鳞一样铺得整整齐齐。

一条湍急、欢乐的小溪穿村而过,滋润着成片的稻田,滋养着土地上的村民。山坡上,小草和野花在风中悠悠舞动。春天的时候,我跟着母亲上山采茶叶、摘野菜。盛夏,我们在门前的田里拔秧、割稻、放水。暑假里,我们在小河、水渠里抓鱼、摸泥鳅、捉虾,其乐无穷。

土屋冬暖夏凉,晚上土屋里,我们兄妹渐渐长大,我读完了小学、初中,后来进城读了高中。在土屋里,我成家立业,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瓦窑和土屋,带来了一个温馨的家,也组成了故乡的原色。那时候,故乡的天空是那么的湛蓝,故乡的人儿是那么的淳朴、热情、可亲。

许多记忆已经远去,甚至模糊,甚至消失,但故乡在我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直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梦牵魂绕,挥之不去。

在许多多个场合,我会谈起故乡,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仍然亲切至深,那里的亲人、发小、朋友,仍让我牵挂至深。这些年,我不管身在何处,从事什么工作,故乡始终是不能忘却的。我写的散文、诗歌里,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语便是“故乡”,我用文学抒发着对故乡的真挚热爱,用行动反哺着这片滋养自己的土地。

湘遇

胡耀军

记事本

老同事。我们彼此交流,话里满是熟悉的亲近。

下午我开车送屈钢去长沙见晚辈,看着他抱着任孙女时的温柔模样,忽然觉得,再远的距离,也隔不断血脉里的牵挂。23日上午,我陪弟弟一起去给他的养父母上坟。我们在坟前静静站着,说着这些年的事,风拂过坟头的草,像是老人在轻轻应和;下午赶回株洲,晚上又陪他见我的几位朋友,国强、后安、海斌等几人围坐,聊起从前的趣事,笑声落满了包厢间。

24日上午,我们去给父母上坟,敬上一杯酒,点上几根香,烧上一堆纸钱,磕上几个响头,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全都融进湘地的泥土里。中午表第四明和表弟媳端香赶来相见,一桌家乡菜,几杯米酒,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下午林志庆先生邀我们去姚家坝,参观他的瓷展馆,漫步在庭院里,看满院绿意,听虫鸣鸟叫,倒像是把这些年的疏离都悄悄补了回来。晚上他和中学的老同学相见,共同诉说着当年的糗事,彼此的心里全是难得的温暖。

25日上午,原601厂文艺宣传队的老队友们,在钟超英的张罗下,欢聚在神农城,有人哼起当年熟悉的旋律,屈钢跟着一起唱,且即兴表演。大家眼里闪着光,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一起排练的日子。下午屈钢又在株洲和从常州到湖南的学员进行交流,言语间满是对家乡、对人生的自豪。

转眼到了26日,我送他去机场,候机楼大门口,兄弟相拥,我笑着说“下次再回来,多住一段时日。”他点头应着。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满是不舍,却也藏着满足——这六天的相聚,虽短,却把六年的思念都融成了蜜一天的甜。

都说“家乡遇故知”是人生乐事,于我们兄弟而言,这场相遇,更是把乡情、乡愁、亲情、友情都揉在了一起。那些走过的街巷、见过的故人、说过的话,都成了心底最暖的回忆,往后想起,便如这初冬的暖阳,能驱散所有的寒凉。

随笔

废墟上的呼吸

田瑛

湖南的冬是迟疑的。它反复调色,将望冷的盘景缓缓推入田野与山林。

昨日天光尚好,我们结伴去奔丧——一位友人的父亲走了。

午后散漫,众人围坐牌桌。三缺一,我便补上。

打牌,于我本是消磨。指尖拂过凉滑的牌面,神思却悄然溜出这间屋子,穿过笑语,落到别处。

下家的邓荣打出一筒,高声问:“有人碰吗?”声音穿透牌局的喧闹,像隔了层雾,慢半拍抵达我的耳际。那时,我飘远的心正附在来时路过的粉色围墙上——墙面爬满老藤,叶子是灼眼的深红,浓烈得像把深秋最后一把火,生生燃进冬的废墟。

叶片蜷着边,风霜斑斑,可那红仿佛要淌出来,像一个呼吸很重的人,蓦地闯进我的寂静。

那色彩,照见一个清冷的老社区,像倔强的生命,在整面墙上呐喊。

我仿佛仍举着相机,凝视破败的木窗,墙上的裂痕——它们像跳动的词语,在光影里自成呼吸。

那红,在薄薄的冬日下午,闪着微光。

“碰不碰啊?”友人的催促猛然将我拉回。一筒静静躺在桌面,像一只突然睁开的眼。

另外两张却在我手里,沉默着,注视着一切。

“碰!”我代它们应答。

指尖触牌时还带着恍惚,仿佛刚从另一重时空抽身。碰牌后,我摸到母鸡红牌,补张,竟糊了别家。

我俯身仰地笑,说幸亏邓荣喊我回来,你看,一下提了好几斤肉。

他们笑我走神还能赢牌。我应和着,心里却回味那瞬间的抽离——原来走神早已刻进我的骨血。

开车十几年,某人让我上高速。他说,高速上走神,瞬间就没了。还说,我要开,先得征得我娘的同意……

原来这毛病,伴了我大半生。

年轻时开会,领导在台上讲话,我想到童年的山冲,姑姑家的柿子树上,喜鹊去了哪儿?

有时与人交谈,听着听着就落到小池塘边——蒲公英紫的、白的,一束束,风不经意将它们吹散,飘向四野……

还有外婆打草鞋的手,在自制木模具上,几根草绳来回穿梭,渐渐有了形……就像那日读诗,《南飞的雁》,我又怔怔陷入:它每年回的故乡,可是同一个?朋友圈里读到南兮的句子:“每条河流的尽头,都有一个后花园。”我便想,我的花园,与她们的是否相同?

我会琢磨,每只鸟的故乡究竟是哪个具体的村落;它们南飞,是循记忆中的山川,还是凭冥冥中的指引,最终落在南方的哪一片芦苇荡?

有人说走神是不专心,是虚度。于我,走神却是另一种抵达。

我总是出入自己的场,琢磨语言的屋檐下,究竟悬着怎样的流苏。

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的遐想,让灵魂得以畅快呼吸,在如废墟的日常里,栽种一点新绿。

那墙上的红藤,或许是它与时光的契约。

此刻,它是记忆的碎片,却正嫁接我家老宅——门前那栋黄泥屋坍塌的土墙上,也曾长出一丛无名的灌木……

关于雁与故乡的疑问,终究没有确解。

或许生命本就没有答案。而我,只是在日复一日里搬运词语,让平凡生出厚度。

我们沉入自身的谣曲,或生命的冥想;打开的幻觉,自我穿越的森林与山谷,都孕育无限可能。

牌局散,我们去吊唁。夕阳落在化工厂边的殡仪馆,影子叠着影子。他们胸前别着白花,我想起方才那副赢牌——或许是巧合,或许是走神时积攒的松弛,偶然兑现的好运……

走出殡仪馆,情绪已跳脱悲伤,落入清水塘旁的某个饭店。左边厅里,生日歌欢快响起;右边,是我们参加的丧宴。

那一刻,忽然想起一句歌:

来的来,去的去。